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娘子軍

第九回 頑固黨開通進學校 豪傑女遊歷赴重洋

卻說愛雲拿定主意，對李固齊道：「如今是競爭世界，男女都用強權。我既和你琴瑟調和，言歸於好，足見從前衝突另有緣故，你知道什麼緣故呢？我是學界女子，你是商界男子，如水火一般。若要永保和局，總勸你去入學界為好。況且你家的商業都是空空洞洞沒有殷實的本錢，哪裡能夠發達？不如拿店收去，專心向學，將來得了畢業文憑，也好謀個教員位置，總比商界穩當些。我和你自食其力，永遠沒有風潮，豈不是一對文明夫婦嗎？如今年假將近，各學堂要招新班生，你還是去報名投考罷。」固齊道：「我那天走過大街，看見有一張招貼載有初級師範學堂招收新生額取一百名，此外都沒有看見招貼。」愛雲道：「這倒很好，初級師範速成科只有一年畢業，好在路又近便，你趕快過去報名。但是招考的時候先要做史論一篇，時務策一篇。如果文理不好也難錄取。你的文理究竟怎樣我卻沒有知道，不如我來出個問題你去先做一篇拿來我看。」李固齊道：「如此你就出題罷。」愛雲隨即出題，就是「發達女權論。」

李固齊看了，一想她的主義須要男女平權，如說女權不當擴張便是和她反對。當下就拿一枝筆一張紙立刻做了一篇。大旨都是發達女權先要振興女學那些話語。愛雲拿去一看倒很中意，暗想：這個頑固男子開化倒很容易。便笑對固齊道：「你的文理雖則沒有十分精湛，卻也清清楚楚、平平穩穩，一定錄取的。」

李固齊道：「且等考過再講。」

到次日清晨，就到初級師範學堂去報名。到了考試這一天，李固齊就去赴考，做了兩篇清通文字，倒也高興得很。回到家裡，愛雲就問他什麼問題。李固齊道：「題係漢武帝興大學論。」

愛雲道：「這問題出得很好，卻合日下興辦學堂的宗旨。你的文稿拿來我看。」李固齊答道：「我是拿筆清注，沒得稿子。」

隨口背了半篇。愛雲笑道：「文筆清暢，包取包取。」隔了幾天並沒有去打聽消息。愛雲在女師範學堂裡聽說案已發出，取了正取一百名，備取四十名。

這一天是星期六本應回家，愛雲就去代他一看。只看見固齊的考名居然名列正取第九。愛雲看了倒也高列前茅，總算還好。當下就回到家裡，細細告訴李固齊如此如此，又說些學堂規則。李固齊笑道：「我們進堂決不染學界習氣。我從前罵你原怕你看學界的壞樣，所以再三阻攔。難道自己反蹈覆轍麼？」愛雲道：「這倒很好，你趕緊去收拾店務罷。」李固齊一想這句話也很不錯，商學兩界萬難兼顧，別人又靠不住，決計收去。

正在思想間，適有一個友人進來。這友人姓暴字德法，是新中湖北頭彩的。李固齊連忙請他坐下，便道：「我明年要進師範學堂做師範生，擬拿這片店收去，免得分心。」暴德法道：

「閣下有志向學，與其收去，還是盤去好些？如果沒人來盤，不如盤把我兄弟罷。」李固齊道：「這也很好。」當下就拿此意告訴母親，那母親道：「這又是一個好法子，樂得乾乾淨淨去做學生，倒是一對文明夫婦，不怕沒有飯吃。」李固齊奉了母命，打定主意。

過了新年時節，店即盤去。愛雲看他有志向學，倒也喜歡得很。到了進堂這一天，愛雲又勉勵了他一番，便對固齊道：

「你前程遠大，好好去學，將來充當教員。還好望得保舉，豈不是好？」李固齊道：「正是正是。」說完就走。等到進堂開課，李固齊盡心學習，大有進步。

有一天是星期，例應回家。適有一個友人來邀固齊去吃番菜。李固齊便和那友人一同走進番菜館樓上，剛才揀定座頭，還沒有坐下，只聽得一陣嘻笑聲和拍掌聲直鑽到耳鼓裡來。但覺得這笑聲清脆不像男子的聲音，心中倒有些詫異，便抬頭向四面一望，卻見對面第一號餐房裡圍著一桌女子。仔細一瞧，大半都是架著一雙金絲眼鏡，打著一根大根油辮，肩胛上披著一個蓬蓬鬆鬆的絨線圍頭，腳雖沒有看見，但聽那樓板上的聲音便知道穿的是皮鞋了。固齊知是一班女學生便格外留神，要聽聽她們的說話，自己便朝著對面坐下。不多一刻，正上了一盤妥司上來，只聽得那邊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邢胡仿蘭真是女權上邊的一個罪人哩。這樣的丈夫就和秋競雄一樣的撇掉了就算了，自己有了這些學問還恐怕別處沒有飯吃麼？」固齊聽了不覺把舌頭伸了一伸，對那朋友正要想開口，又聽得別一個聲音的說道：「所以我常常崇拜秋瑾，稱他為革新界中的聖人呢。」

我中國女界如果要恢復女權一定要從男女革命上著手，才能有濟哩。」固齊聽到這裡忽然又是一陣拍掌聲，同霹靂一般的，倒把他嚇了一跳。本來他也聽得不耐煩了，便催著那友人道：

「走罷，走罷。」二人出了番菜館，固齊在路上想想他們這種獷悍的神氣，才覺得自己妻子確是才德俱全，比著這些女子真可叫做一薰一蕕。想到得意哩，心中便懊悔以前待她的過分。

一回兒行到半途，遂與友人分路，各自回家。等到明天再行進堂，從此天天上班，逐漸進步，程度高到了不得。

有一天夫婦二人同放例假。愛雲看了固齊的程度著實長進，便對固齊道：「你的程度如今已經不淺，將來還好升入優級師範科做個完全的男教員，於我也有光彩。」李固齊道：「且等年終畢業再行商酌罷。」愛雲一想，我的丈夫如今這樣開化，況且沒有學界習氣，這倒難得。但是我們女學不過初次開辦，女教員缺少得很，就是論到我們堂裡都是不三不四的女教員，並不十分完善，將來整頓起來那些完全的科學一定發達。我不如出洋一走，背一塊遊歷過的招牌好不鄭重。如今按下不表。

且說明通女學堂的孫校長有一個妹子遊學日本。那天有一封信寄來，內云「現在注重女學，女師範生極少，急宜多派識字婦女來東洋留學。至於姊姊自己學堂草創規模未臻完備，不如親赴東京調查女學，以便回國整頓云云。那校長看了，一想調查東洋女學也是很要緊的大問題，但是我堂裡經費支出，全靠自己調度，叫什麼人來替我籌劃？這又是力不從心了。正在懸想間，適值愛雲進堂，那孫校長就拿東洋來信送把愛雲看看。

愛雲看了便笑道：「這樁事緊要萬分，姊姊還是去呢，還是不去呢？」那校長道：「我卻有些瑣事不便過去，只好作為罷論。」

愛雲道：「我早有出洋的意思，姊姊既不便去，我決計東渡，調查東京女學，將來回國以後也好造就一班完全的女學生來，也不虛此一行呢！」那校長道：「這也很好，不如妹妹去罷。」

愛雲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先拿教員位置辭去，料理行裝就是。」那校長道：「位置無須辭去，妹妹回國仍舊在這塊當教員，姑且請人權代罷。」愛雲一定不肯，決計告退。到了下星期回家就拿此意告訴婆婆，並且告訴丈夫。李固齊道：「如今我入學界也知道女學的益處，你既然要去調查，我也不便阻撓，但不可辛苦太過呢。」愛雲道：「這倒不須你過慮，只望你盡心向學，就不負我勸勉的苦心。」隨即調停行李，措辦川資，親赴幾處女學堂辭行。各堂的女教員、女校長個個竭力贊成，個個備筵公餞。一番忙碌，自不消說。

次日就坐火車到滬，耽擱數日就上日本商輪。好在那幾天風平浪靜，毫無險阻，真所謂海外奇觀，人生壯志。到了東洋暫住江蘇留東女招待所。大家談談學務，敘敘鄉誼，倒也暢快得很。次日，就去見孫校長的妹妹，名字叫做達權，連忙出來歡迎。愛雲一見如故，就拿孫校長不便來東的意思告訴一番。

孫達權道：「我早經接家姊來信說姊姊要來，足見姊姊熱心公益，佩服，佩服。」愛雲道：「調查二字何等重大，是今日興辦女學的要務，還要請姊姊隨時指教才好。」孫達權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明天是星期，請姊姊在招待所等我，我明天到這裡來和姊姊暢談。」愛雲道：「我在這裡恭候。」說完就走，一路看看東京氣象，房屋高大，道路乾淨，究竟是文明國度。忽又暗想道：這處

地方從前我們的學士文人都誤認做蓬萊仙島，以致後人附會起來就有黃金鋪地、碧玉為橋那些話語。如今列國交通人人知道，是日本國並不是蓬萊島。照這樣看來，可見遊歷一道於智識上大有利益，中國從前守舊的人也算得少見多怪呢。

自己暗暗議論了一番，緩緩走了幾步，只看見前面一所大房屋，心裡很是喜歡，隨即信步走去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廣明女學堂。

愛雲一想，今天冒昧進去未免唐突，且等發過傳單再行調查罷。

當下就回招待所過夜。

次日清晨，孫達權果然進來回望。愛雲歡迎進去，和達權談了好一會。達權道：「今天姊姊到來，實是三生有幸。請姊姊多耽擱數月，細細調查，妹妹也好時常叨教。」愛雲道：「這斷不敢。」正在談論間，丫鬟送上酒菜來。兩個人且飲且談，大旨都是開通女界的話語。以後逢著星期達權都到招待所裡來，敘敘交情，好不親熱。等到傳單印好，愛雲就著人分送，遍告各女學堂。隔了幾天，親赴各堂去調查。只看見東女教員口講指畫，解得很清，比到中國女教員正如霄壤一般。又看看那些女學生程度很高，中國女子哪有這種程度呢！從此逐一調查，悉心考察，甚而至於隨班聽講，佩服到了不得。足足查了兩月，逐日記錄，各女校已經走遍，才知道東洋女學這樣推廣、這樣完備，發達已到極點了。未知愛雲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加批

充當師範生確是教育起點，有完全之教員而後有完全之學生，若李固齊者可謂勇於進步者矣。